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燈籠樹的夏天

高發奎

風從南邊吹來，掠過成片的高粱地，帶來狗尾巴草貓耳朵草的清新氣味。我坐在老藤椅上，只聽吱吱呀呀地響，只好住樹蔭更濃處挪了挪。

這棵燈籠樹活了多久呢？爺爺說，它是爺爺的爺爺栽種的。如今——傘蓋般的冠，虬曲的枝，從五月到七月，葉子綠得發黑。

我在等它開花。這樹七月才肯吐蕊，現在才五月底呢，早得很。可我就是願意坐著。

看陽光怎樣從這片葉子跳到那片葉子，聽蟬怎樣從獨唱變成合唱，我學會了看雲識天氣。

第一次見它開花，還是前年的一個夏天。也是這樣的午後，忽然有香氣飄下來，淡淡的，像曬乾的茉莉花從書本裡散出來的。抬頭時，滿樹金黃的小花已經開了，一簇一簇垂著，真像掛滿了小燈籠。風過時，那些「燈籠」輕輕搖晃，發出窸窣窣的聲響。

花瓣極小，薄得透明。那天我在樹下坐到黃昏，看花影從東牆移到西牆，香氣也跟著濃起來了。

可這樹脾氣怪，開花前總要沉默許久。苞在葉底，青綠綠的，和葉子一個顏色，不細看根本分不清。但我知道它們在準備著什麼。

就像現在，整個夏天都在準備著什麼——高粱在灌漿，瓜

在膨大，蟬蛻留在樹幹上……這棵樹也在準備，它的根在看不見的地方喝水，它的葉子在收集陽光，把那些光變成糖，再變成香氣，存進那些小燈籠裡去。

我忽然想起了奶奶。那時，每到七月花開，她會在樹下鋪一張乾淨地舊棉被的「裡子」。風過後，花落如雨。她把落花收起來，曬乾了裝枕頭。

「能安神。」她說。有一年我枕著那枕頭睡覺，夢裡全是燈籠樹的花香，醒來枕邊還留著淡淡的黃——是花瓣的顏色滲進布裡了。

後來奶奶走了，再也沒有人收花。落花就落在院子裡，一年又一年，把樹下的土都染深了顏色。

夏天的雨說來說來，豆大的雨點砸在葉子上，辟辟啪啪。我躲進屋裡，隔著窗看雨中的樹。雨把葉子洗得乾乾淨淨，那些花苞在雨裡搖頭晃腦。雨來得快去得也快，太陽重新出來時，水珠還掛在葉尖上，每顆水珠裡都藏著一個秘密。有蜻蜓飛來，停在最低的枝上，翅膀上也綴著水珠。它抖了抖，水珠飛散，在陽光裡閃了一下就不見了。

空氣裡有種清新的味道，不是花香，是葉子和泥土被雨水泡過的氣息。這種氣息也是夏天的一部分，就像蟬鳴、西瓜的甜、藤椅的涼。而燈籠樹的花，還要等一等。但我已經不那麼著急了。等待本身就是一種開花——心慢慢地打開，像葉子在夜裡悄悄舒展。樹的節奏是慢的，人要是能跟上，也就慢下來了。

夏天還長著呢，燈籠樹總會在該開的時候開。而我，也總會在樹下坐著，靜靜地等在那裡。

角的那個修鞋鋪。沒有門店，工具也簡單，不過是一個板凳，一個箱子，一條搭在腿上的破袍子，如果是夏天或者雨天，再多一把大傘。可是那個修鞋匠的生意非常好，很多時候都要排隊，他的腳邊經常放著一個又一個袋子。人多了他也急躁，針腳總是有長有短，像一個跑步的人，步子有的挪得大，有的挪得小。

有次媽媽給我買了一雙運動鞋，那是最新的款式，還是粉色的，我很開心。但是媽媽提出要先去修鞋鋪那裡縫一道線。我聽完就不樂意了，這可是新鞋子啊，一想到那些歪七扭八的針線像蜈蚣一樣趴在我的新鞋上，我就委屈得不行。

媽媽說，如果你真的喜歡，就要想辦法讓它穿得久一些。雖然上道線沒有新鞋子好看，但保護了鞋子不會輕易開膠。如果等開膠了來縫，鞋子本身就壞了，鞋邊的顏色和絲線肯定更不協調。媽媽說得確實是對的。那時候的鞋子質量並不太好，開膠在所難免。因為沒有塑膠跑道，每天早晨跑操都是塵土飛揚，鞋子免不了變色。最後，我還是妥協了。

那天的修鞋匠看了眼新鞋子，便明白了媽媽的意思。他用抹布擦了擦滿是污垢的手，然後抖抖破袍子上的灰，拿出白色的絲線開始縫合。這一次，他的動作格外緩慢，針腳也格外勻稱。

那雙鞋我穿了很久，每次洗鞋的時候也小心翼翼，洗完後都要用衛生紙包住晾曬。直到鞋子不合腳，鞋邊也變得發黃，我才將它收起來。好像那條絲線將我和鞋子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，它成了獨一無二的存在。從此，我對粉色便有了一種別樣的情愫。後來我才明白，這世間哪有完美的東西呢？月圓則虧，水滿則溢，彷彿完美就預示著不長久。真正的喜歡不是苛求完美，而是接納殘缺。人與人的關係也是如此，非他不可，所以倍感珍惜，害怕失去，所以誠心相待，因為懂得，所以溫柔接納。

一枕新涼過半夏

周夢蝶

梅雨過後，暑氣天天重起來，翻書的手，變得慢了。好在午後讀詩，相對安靜了些，適合一個人細吞慢嚼，不用念出聲調，專心品味就好。

「坐把一卷書，行尋一杖去。無客亦無酒，何以度晨暮？唯有竹與風，冷冷洗煩慮。」白居易晚年棲身河南洛陽，日子過得簡單，心情頗為歡愉，所以他不覺得簡陋有什麼不好。在他看來，一個人過活，翠竹和清風無疑就是最好的陪伴了。是啊，夏天最好的消暑，無客無酒是身寬，有竹有風是心寬。每當讀到這裡，我便覺真有一陣涼風，從書頁裡吹出來似的。

僅有竹林還不夠，還得伴上鳥鳴聲。梅堯臣的夏天，絕非「片雲不待雨，只是送人情。」更少不了偶爾歡叫的鳥，以及悠然飄忽的云：「夏木暗已深，幽禽時一鳴。遂令登眺者，頓覺遺世情。」

也有不叫的鳥，比如說百舌，面對繁忙的燕子，咋就鴉雀無聲了？幸好這時候，麥花香氣淡而有味，蟬鳴聲遠高而散亮，夏天被風送來了，這就是范成大的《初夏》裡為我們描述的景象：「晴絲千尺挽韶光，百舌無聲燕子忙。永日屋頭槐影暗，微風扇裡麥花香。」

麥花是香的，櫻桃是甜的，如果把夏天的涼風和含淚的芍藥一道贈送給心尖上的人兒呢？想必也是浪漫的。故而，戴復古詩云：「等閒過了年春，雨後風光夏景新。試把櫻桃薦杯酒，欲將芍藥贈情人。」讀詩到這兒，忍不住會笑——不是捧腹，而是會心，莞爾那種，就像剛剛咬了一口新鮮的櫻桃，嘴裡吃著櫻桃的酸甜，心裡想著芍藥的鮮艷。不是麼，心裡裝著一個人，相思不愁出口，日子就有盼頭。

沒有相思也無妨，獨坐溪邊聽水響。蘇軾弟子張耒渾身才藝卻一生坎坷，晚年隱居鄉村，並未掩沒才情，他在《夏日》中說：「落落疏簾邀月影，嘈嘈虛枕納溪聲。久斑兩鬢如霜雪，直欲漁樵過此生。」言下之意，啥都不做，只是躺著聽溪水，任由窗簾邀月影，這便是夏天最悠閒也最愜意的樣子。不是消極，不是躺平，是人世沉浮後的看破功名，是歷經山海後的與世無爭。

不爭就不爭，睡到自然醒。這就好比朱翌在西湖小憩，睡到一半，被雨驚醒，醒來卻發現，此時已黃昏，真是睡過頭了哦：「湖山已自隨秋老，荷葉猶能作夏香。一枕虛齋眠未穩，雨聲驚起又斜陽。」夏天午睡，尋常之事，剛剛睡醒起來看天，不知清晨還是傍晚，一時恍惚了，傻傻分不清。誰叫夏天賴著不走，荷香也不肯罷休？

夏天不肯走，是因為未到時候；荷香不肯散，是由於人間挽留。就像此時此刻，時節已過半夏，窗外陽光正斜，我卻一邊泡著新茶，一邊讀著古詩，頓覺熱的是天氣，涼的是人心，那些意味深長的首首詩詞，正如清風徐來的縷縷書香，賜我一枕新涼，給我一夏清爽！

於聖國聖樂堂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，勉其家屬節哀順變，並襄理飾終事宜。

陳詩楓喪偶

和記訊：僑商陳詩楓先生尊夫人，陳府丁夫人諡惠玲（晉江溜江村）亦即陳“嘉威”，金湘賢昆玉令慈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七月廿五日上午六時二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七十有六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302-CATTLEYA）靈堂，擇訂七月卅一日（星期五）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。

蔡建安逝世

和記訊：僑商蔡建安先生（晉江市羅山樟井村）亦即蔡曉星，曉梅，曉萍，曉君賢昆玉令尊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七月廿五日凌晨四時零五分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六十五齡。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IURM 203-CAMELIA）靈堂，擇訂七月廿九日（星期三）下午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。

施榮旋丁憂

菲律賓晉江市龍湖鎮聯鄉總會訊：本會施名譽理事榮旋鄉賢賢昆玉令尊，施府能垵老先，（原籍衙口-橋頭），慟於20 24年7月24日上午十時，逝世於家鄉衙口村、享壽九十有五高齡、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！擇定7月31日出殯、安葬於家鄉風水寶地之源！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！

陳德芳逝世

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：本總部陳榮譽主席德芳大哥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吉月二十二日（星期三）下午五時五十一分，壽終於仙範市紅衣主教醫院，享壽積閱九十有四高齡。雁行失序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達訖市傳統紀念陵園附設殯儀館二、三號靈堂（CHAPEL-2、3 MORTUARY OF HERITAGE PARK,FORT BONIFACIO,TAGUIG CITY），擇訂於吉月二十吉日（星期一）上午九時出殯，安葬於巴蘭玉計市岷里拉紀念陵園之原。本總部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

其節哀順變。並擇訂於吉月二十六日（星期日）下午六時三十分，在其靈前舉行洪家祭禮，以表哀思，而盡蘭誼。

施榮旋丁憂

旅菲潯江公會訊：本會理事施榮旋宗長暨施榮樞、施波迎、施藝真賢昆玉令尊施能垵宗老先生(衙口-橋頭)，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(星期五)上午十點壽終正寢於衙口家鄉自宅，享壽積閱九十有五高齡，哲人安仰，老成凋謝，本會全體理監事暨族親同表沉痛哀悼！擇訂七月三十一日(星期五)出殯火化，再安奉靈灰於家鄉風水之原。本會聞耗，經已馳電唁函慰問，並致奠輓幛花圈，以表緬懷悼念，而宗親族誼！為荷

施榮旋丁憂

菲律濱晉江衙口同鄉會訊：本會副監事長施榮旋暨施榮樞、施波迎、施藝真賢昆玉令尊施能垵老鄉彥(橋頭)，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(星期五)上午十點壽終正寢於衙口家鄉本宅，享壽積閱九十有五高齡，德星西沉，高山仰止，本會全體理監事暨鄉僑同表沉痛哀悼！擇訂七月三十一日(星期五)出殯

火化，再於家鄉風水之原安奉靈灰。本會聞耗，經已馳電唁函慰問，並致奠輓幛花圈，以表緬懷悼念，而盡鄉情會誼！為荷

鄧天注遺孀逝世

和記訊：故僑商鄧天注令德配，鄧府蔡太夫人諡淑宣（晉江金井曾坑鄉）亦即僑商鄧“志雄”，志偉，新新，影月，獎茵賢昆玉令慈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七月廿五日上午七時四十六分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積閱九十有四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301-GUMAMELA）靈堂，擇訂七月廿九日（星期三）上午七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。

旅菲金井曾坑同鄉會訊：本會故常務顧問鄧志雄，文教主任鄧志偉令慈，亦即本會財政主任鄧良友令祖慈，鄧府蔡太夫人諡淑宣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七月廿五日上午七時四十六分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積閱九十有四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301-GUMAMELA）靈堂，擇訂七月廿九日（星期三）上午七時出殯火化

二〇二六年七月廿六日

聞

于林瓊鳳家屬泣啟

顯考四代大母本報故總編輯于長庚令德配，于府林瓊鳳（Veronica Lim-Yuyitung）原籍加牙鄰省亞巴里，勤於二〇二六年七月廿三日（歲次丙午六月初十日吉時），壽終於加拿大多倫多，距生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（歲次甲戌年十二月初九日）吉時，享壽積閱九十有五齡，孝眷隨侍在側，親視含殮，即日遵禮成服，未來將擇期在加拿大卑詩省西海岸舉辦追思會。哀此訃。

訃告

訃告

鄧蔡淑宣

（晉江金井曾坑鄉）

逝世於七月廿三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301-GUMAMELA）靈堂

出殯於七月廿九日上午七時

陳丁惠玲

（晉江溜江村）

逝世於七月廿五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302-CATTLEYA）靈堂

出殯於七月卅一日上午十一時

高順安（石獅蓋鎮龍穴村）

逝世於七月廿二日

現停柩設靈於丹轆市Loyola Memorial chapel Getha Road . Brgy . Ninaugapan Tarlac City

擇訂七月廿八日 上午八時出殯

陳德芳

（晉江金井吉安）

逝世於七月廿二日

現停柩於達訖市傳統紀念陵園附設殯儀館二，三號靈堂

出殯於七月廿七日上午九時

柯楊定治

（晉江市塘市上郭鄉）

逝世於七月廿四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102-ROSE GARDEN）靈堂

出殯於七月廿九日上午九時

蔡建安

（晉江市羅山樟井村）

逝世於七月廿五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IURM 203-CAMELIA）靈堂

出殯於七月廿九日下午一時